英爱之旅

英国伦敦

■ 黄新建

一

不论什么季节，去旅行终归会有不一样的心情。

繁冗的手续，悠长的等待，终于于2014年10月15日12时15分,顺利登上英国航空公司，从成都双流机场直飞英国伦敦希思罗机场的BA88航班,开始10天的异国未知旅行。用有限的时间,有限的金钱,有限的精力,去看无限的风景。经过11个小时的飞行，闯进另一个与现在的我没有半点交集的世界，到达欧洲最繁忙的机场----伦敦希思罗机场,此时是格林威治时间10月15日16时30分,也就是北京时间15日的23时30分。收拾纷乱思绪，于器物和合自然中,渡我心灵假期,让身心行走在自然,悠闲如自然,自在如自然……

亦舒说:“我喜欢伦敦,有点脏,有点破,有点文化,有点冷,一切恰到好处,叫人舒服,像一件凯丝咪羊毛衫穿旧了,从前是好货，但现在可以毫无禁忌地穿着睡中觉,搁洗衣机里洗得缩短三寸,但仍旧保暖轻便。多么妙。”

今天的“雾都”伦敦,天气晴好,抬头望天,行云流水似的云朵让人眩晕。曾经的伦敦使用褐煤，白色房屋都被熏成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种古旧的褐黄色,房顶上的烟囱早已失去最初的意义，只剩装饰。如今的蓝天来之不易,在1952年2月伦敦爆发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雾霾,当四天后雾霾逐渐散去,有7000多人因这场雾霾丧生，政府因此痛下决心开始治理，出台了世界上第一部关于环保的法律。经过5、60年的治理,在今天我们才得以看到如此蓝天。

白金汉宫可能不是伦敦最美丽的建筑,却是全世界最受瞩目的宫室之一,此处是英国现任君主伊丽莎白二世的居所。这座位于圣詹姆斯公园、格林公园和白金汉宫花园所组成的园林间的宫殿,代表的是一份在世界上已逐渐消失的浪漫传奇、一种人人企望却遥不可及的权贵优雅。最爱圣詹姆斯公园的落叶大道,那一抹金黄,一捧温暖,一份遇见,在这清浅的秋,阳光正好,静谧安然。

伦敦天气多变，天上的云朵飞速流转,阴晴不定。登上泰晤士河的游船,远眺两岸，首先跃入眼帘的是伦敦地标——“伦敦眼”,它是为迎接千禧之年,合七国高科技之力打造而成，邻近西敏寺的国会大楼和大笨钟，又名“千禧之轮”,是世界首座景观摩天轮。

在泰晤士河畔议会大厦的北面,耸立着高高的钟楼，镶有大钟，名为大笨钟。每隔1小时,大钟根据格林威治时间发出沉重而铿锵的响声，在数英里之外也能听到钟声的回荡。大钟共重21吨,铸造时耗资2.7万英镑。大笨钟被视为伦敦的象征,凡到伦敦观光的人,都会到钟楼周围,欣赏伦敦这个独具一格的建筑。

而泰晤士河上的伦敦塔桥，以前在明信片中见过。在经济繁荣时期,每过一艘大渡轮,伦敦塔桥就开合一次,一天的开合达20多次，如今一周才开合一二次。由此对今天的英国经济可窥一斑。

下得游船,外观了国会大厦,一行人又匆匆赶往位于唐宁街10号的首相官邸,然后去拜访福尔摩斯的家,那是所有侦探小说迷向往朝圣的地方，也是多年后的另一个被虚构出来人物——侦探柯南,心心念念要来的地方。

感受着这个昔日的“日不落”帝国曾经的辉煌,一上午时间匆匆而去,体验着不同的风土和文化，细细品味路途中经过的每一站，在地图的某一个点上留下脚印。行走在路上,不仅是看美景,更多的是去感受途中的那些人、那些事,那些曾经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点点滴滴。

吃过午饭,下午参观大英博物馆。位于伦敦中心的大英博物馆成立于1753年,1759年正式对公众开放,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宏伟的综合性博物馆,也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最著名的博物馆之一。大英博物馆和纽约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巴黎的卢浮宫同列为世界三大博物馆。博物馆“收藏”了世界各地的许多文物和图书珍品,藏品之丰富、种类之繁多,为全世界博物馆所罕见。目前博物馆拥有藏品1300多万件,由于空间的限制,目前还有大批藏品未能公开展出。埃及馆是博物馆中最大的陈列室之一。最引人注目的是东方艺术馆,这里除中亚、南亚和日本的文物外,中国陈列室就占了好几个大厅，展品从商周的青铜器,到唐朝的瓷器、明清的金玉制品,仅历代稀世珍品就达2万多件，其他文物如敦煌莫高窟的壁画，敲碎后运到英国再拼回原样的就达27000多幅……

大英博物馆，不收门票，没有讲解员，所有掠夺收刮来的藏品就这样随意摆放着,参观游览者自由进出。你见或不见,我就在那里！帝国的那份傲然、漠视众生的贵族气息理所当然的在那儿存在着,似迎还拒,透露出一种骨子里与生俱来的疏离与傲慢，让所有前去参观的人们,愤愤然却莫可奈何。没有五彩霓虹,没有喧嚣嘈杂,恢宏沉静,却让人不容忽视。确实,所有的人事物,外在的热闹远不如内在的强大更让人心生敬畏。英国加入欧盟,却没有加入欧元区,坚持用他的英磅，而英磅的坚挺也与他千百年来丰厚资源的“积累”密不可分。

结束一天匆忙而充实的行程，已是下午6点过了,伦敦的气候四季分明,此时的季节已是秋天，傍晚6–7点天就快黑了,回到酒店,各自整理一天的见闻,开始寻找WIFI给亲朋好友发信息了。

二

剑桥，一个似乎充满着浪漫情怀的地方,虽不怎么喜欢徐志摩,但因他的一首《再别康桥》而心生向往。

在剑桥游康河,感受着“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沉默是今晚的康桥!……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康河,徐志摩眼中的康河,不论是夏绿或秋黄,总是那么徐徐自得、柔情万种。

来到温莎城堡,听导游讲着有关城堡主人的传奇故事,仿佛回到小时读《格林童话》时分,主人公爱德华八世,不爱江山爱美人,为爱放弃王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与辛普森夫人双栖双飞,犹如童话故事最后“王子和公主从此过上幸福的生活……”他们的爱情故事自有后人评说。生活的记忆,就让它留在最安然的片刻……

提起牛津，人们首先想到的恐怕会是闻名于天下的牛津大学,的确,牛津城无论什么地方都随时散发着文化的气息。牛津,这座不朽之城,它既有都会的气味,又有大城的格局。一座座庞大的牛津的学院,门墙外,车水马龙;门墙内,鸦雀无声,仍似中古世纪。

丘吉尔庄园——布莱尼姆宫，是英国唯一一座既非王室所有、也非宗教建筑,是英国规模最大的建筑之一。英国历史上最著名的首相之一温斯顿·丘吉尔就出生在这里。布莱尼姆宫于1987年被列入《世界遗产目录》。

庄园主体建筑由两层主楼和两侧的庭院组成。外观混合了克林斯式的柱廊、巴洛克式的塔楼,高高隆起的三角壁,形成错落有致的正立面线条。进入大厅,周围分布着沙龙、接待室、图书室、客厅等,都环绕着小型庭院,通过游廊与中厅相连。室内陈设着家族油画、壁毯及各种装饰摆件,每一件都出自名家之手。庄园占地约1600多亩,这里记录了丘吉尔的一生。

时光在走,我们在走,一路看风景,看人文,看建筑,把一天当做一年,邂逅一处,也总会错过一处,记住着遗忘着,沉淀着怀念着……

莎翁小镇,美丽而迷人,是一代文豪世界戏剧大师莎士比亚的故居。

约克是英国的北部首府，由罗马人兴建,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小镇位于伦敦和爱丁堡之间，曾经是北英格兰的行政和军事重镇。市区四周被中世纪城墙包围，路边木结构的房屋至今保存完好,处处残留古老风情,弥漫着罗马时代和中世纪气氛。经典的建筑,保存完整的中古街道，古老的城门，威严而有气势,怀旧古朴的约克见证着英国的历史。这里因为历史悠久,老房子众多,所以关于鬼怪的传说也不少。快到西方的万圣节了,节日气氛浓烈,仿佛每一座中世纪的古堡里都居住着一个吸血鬼。

几天的行程，想尽可能多的了解一个国家的人文、风景，匆忙是不言而喻的。累却充实着。

三

一路向北,横穿英格兰,来到苏格兰的爱丁堡。

城堡中展示着苏格兰王冠，这是欧洲最古老的王冠。还有著名的命运之石,院子里则有苏格兰国家战争纪念馆,收藏了各种武器，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一把长达5英尺的巨剑。地下室中的大炮造于15世纪,曾参与过200多次战役。

每年爱丁堡国际艺术节期间,城堡前都要举行著名的军乐队分列式演出,来自世界各国的军乐队各具特色,当然最受欢迎的还是排在第一个出场的苏格兰军乐队,风笛、苏格兰裙是他们的标志。

稍做停顿,穿过小小的苏格兰,准备坐渡轮前往北爱尔兰的首府贝尔法斯特,遇上大风暴,滞留码头10小时。瞬息万变的天,不可琢磨的大海,一会儿狂风大作,一会儿东边日出西边雨,风雨雪雹交替而至,见识到大自然的不可抗力,到最后,经历风雨终于见到彩虹。这就是旅行的魅力,不单在脚上和眼里,更应该是在心底。旅途的未知犹如生命的无法预计，不可抗争与不可抗力,唯有安然当下,方不至自乱于心。行走在路上,体验一种回归内心的人生之旅,找回被自己忽略的东西,一种真正的自然。

由于耽误一天的行程，贝尔法斯特休息一晚,便没做停留,第二天一早,为了不留遗憾,跨越国界,先赶去爱尔兰的“巨人堤”。一路风尘，看沿途陌生的风景,呼吸不一样的空气,捕捉窗外快速掠过的广袤大地,一闪而过的片片美景,此时正值清秋时节,风吹草地见牛羊,数树深红出浅黄。满眼的英伦田园风光,童话般梦幻的房子,伴随耳机里“秋日私语”的悠扬琴声,抛开人声的嘈杂浮躁,放下一切去感受当下,学着在遇见中感恩,在经历中感动,在包容中让心释怀……

十天的行程,带着一颗喜爱的心,一双发现的眼，在目不暇接的欣赏人文景观中匆匆结束,归乡心切。

出发,回归,然后又出发再回归。在每一轮起点和终点中,不断审视自己,认清自己,丰满自己的人生,懂得生命的真谛。旅行,是一段时间里空间的改变,无论那改变有多么大,我知道我终将回去。回到属于自己、适合自己生活的地方。但回去,和从未来过,是不一样的。这世上的种种,我们早已熟识无数年,远行只为重逢。

人生没有最完美的旅程，天涯曾相见,但已遥远。沿途风起云涌的炫丽,那些灿若烟火的精彩,都在微微一笑中,云淡风轻。就让这几枚从“英爱”随我一路归来的红叶,伴我回到最初的位置……

在大地行旅·旅行天下

阿加东珠一位可敬的康巴老人

■ 拥措拉姆

十一月,秋末初冬的季节,晨风带着阵阵寒气,不由得人缩紧脖子。在这秋色里,结对认亲的一行人再一次向丹巴县边尔村进发去探望亲戚们,人犹如在画中行。来到边尔村,不巧正赶上乡亲们一年一度的迎秋坝子会,村里大部分村民都去丹东泡温泉耍坝子了。得知要去看望乡亲们,村支书康生和村长罗阳特意留下来在支书家等候我们。康生正在楼上剥苞谷,见结对认亲的到来,赶忙放下手中的活计,把我们迎进堂屋。钢炉中的火燃得正旺,锅里奶茶熬得正欢,一股热气和着浓浓的奶茶香迎面扑来,一身的寒气顿时散去。一行人围着钢炉听康生讲边尔村一年一度迎秋坝子会的热闹景象。原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边尔村有了一个约定俗成的习惯，每至秋末冬初农闲时,正是牛羊膘肥体壮时,人们就会相约一起,或老年人一组,年轻人一组,亦或妇女儿童一组,男人小伙儿一组地分期分批杀牛宰羊,泡温泉耍坝子,趁着丰收的喜悦犒劳自己一年的辛勤劳作。今年的坝子会特别热闹,不分男女老幼,不分组,全体村民集体行动去了丹东泡温泉耍坝子。想着此次探亲可能是白跑路,不免有些失望。

一位身材矮小却不失精神的老人走进来。见老人进来，康生书记立刻毕恭毕敬地将老人让至上座,一边问:“老书记,您没去耍坝子呀？”“今天亲戚要来,我专门在等他们哦。”“老书记？”我心想“那不是我的认亲户老村支书阿加东珠吗？”说实在的,第一次去认亲时,由于时间匆忙,采用的是集中认亲的方式,乡亲们集中在村里的晒场上,又忙于填卡、宣传认亲的目的意义和相关政策文件。因此,对于阿加东珠,只知道是自己的结对认亲户,并没有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只是听着名字很有康巴味儿,所以一直以为他是一个轮廓粗犷,身材伟岸,英武健硕的康巴汉子,今日细看,确是这样一位身材矮壮,眉眼细小,皮肤黝黑,走路还有些偏跛的小老汉。与笔者想象中的形象相去甚远。正在愕然间,康生书记已在旁边指着我提醒老人:“老书记,拉姆是你家的亲戚哦！”老人爽朗一笑“哈哈,晓得,晓得,上次她来我们见到了的！”这一说,到让笔者不知所措,脸上有火辣辣的感觉,忙不迭地解释道:“哎呀,东珠叔叔,不好意思哦！因为上次时间太匆忙,集中认亲,我没有把你认清楚,真的不好意思哈！”老人宽容地一笑:“没啥关系,理解的,理解的。你们一路辛苦了哦,呀！今天天气冷,赶紧喝点热茶哦！”老人的一番话比那热热的奶茶更暖人心。相互寒暄后,笔者问老人的生活情况,老人将自己从事村干部三十余载的经历娓娓道来:“我是1962年开始为村上做事,最开始是当会计,其间从1972年到1996年当村支书,那时人也年轻,也有干劲,虽然不像现在的村干部,定期有补贴,但凭着一颗良心一干就是30几年,到最后干不动了,村民们也舍不得我退下来,我是求情讨饶般向村民们告假,才让我休息了的。”说这一席话时,老人脸上每一条皱纹里都透着笑意,带着自豪。我问:“那你为村上干了这么长时间,不觉得吃亏吗?”老人脸上的笑意更深了:“呵呵,我是共产党员啊,我们家楼顶上插的是国旗,家里床头挂的是党旗,心里装的是共产党,我们家有四个党员,我的两个兄弟、我的儿子和我,我们家都可以成立一个支部了呀！”说完老人又是哈哈一笑。我问老人“有什么困难和要求没有？”“困难倒是没什么,但是……上次我们开同学会时,听他们说丹东乡上干了十几年村干部的有荣誉证书，我干了30几年怎么没有呢？能不能帮我问一下啊？”说这话时,老人的声音放低了许多,好像是提了什么过分的要求有点不好意思似地。我知道那证书意味着对老人辛苦一辈子的些许承认,老人的要求也仅此而已,多么单纯多么简单,也多么可敬。我立刻回答“没问题,我一定帮你向组织部咨询。”这时,乡上的降初书记也正好在场,我顺嘴问了此事,降初书记马上打电话问了乡里相关人员。得到的答复是确有此事,老书记的荣誉证书在乡上,因忙于其他事务还没来得及交给本人。听到此话,老人满意地笑了:“有就好,有就好！”一脸的欣慰相。

记得一位哲人说过:“人生是立体的，有长、宽、高三个尺度。长度是生命,宽度是视野,高度是成就。高度可以从精神上让长度无限延伸,而生命之所以能拥有某种长度，是因为人们的心灵已经抵达那里。”东珠老书记,他的形象也许没有作家笔下康巴汉子的高大，也许他从来没有离开过边尔那条沟,也许从来没有走出过丹巴县境内,但他凭着一颗对党忠诚的心，一幅全心全意为村民服务的热心肠,赢得了全体村民的拥戴与尊重,这高度已让我这个非党人员钦佩不已，他是一位可敬的康巴老人。

来自基层的声音

那一次短暂的考古之旅

石渠石刻

■ 本报见习 记者 唐闯 文/图

2014年6月5日,接到报社通知:十多位权威考古学家将重走“唐蕃古道”,石渠县或有考古新发现,务必在6月7日前往石渠。6日,记者到达石渠县，并在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李宏处得知,中央和省一级别的媒体已先期到达,数名初上高原的记者一度遭遇高原反应,体力不支。

记者注意到，房间内放好了氧气袋和红景天等抗高原反应的药物,果盘里放着一些“矮个子”水果。看着氧气袋和水果,记者意识到:石渠县下了大决心。记者不禁对这次考古活动满怀期待。记者想起了白天的一席谈话:据宣传部李部长说,为了接待媒体和考古专家,县里的车全派出去了。

次日,考古专家和十多家媒体前往松格玛尼石经城。短暂的欢迎仪式后,考古专家和媒体记者分别走进了两个大型的黑帐篷,帐篷里展示着一些与游牧文明和文化有关的器物,几个老乡在黑帐篷里生火打茶,演示草原上牧民的生活。

帐篷外,天降小雨,也许是出于好奇,不少老乡挤在帐篷入口处时不时往里看看。偶尔,有记者举起相机给老乡拍照,老乡们马上放下说笑的表情,严肃地立在原地,等着记者按下快门。拍照结束,老乡们又继续谈话。不一会儿,一位僧人走进帐篷,为大家奉上哈达,送上寺院随赠的一些纪念品。

或许是忙着看石刻,或许是期待着在考古方面有一个大发现,又或许是考古专业未涉及上述方面,对于帐篷里展示的一切,并没有引起专家和媒体太多的兴趣。

吃完午饭后,大家便走向松格玛尼石经城。短暂的煨桑仪式结束后，一匹匹高头大马绕着石经城飞跑,隆达撒向半空,飘散在雨后的草原上。随后,专家们走进石经城,挨个顶礼了一处石刻造像,据说,这一处石刻造像具有加持力,十分灵验。考古专家们和记者绕松格玛尼石经城走完一圈后,便离开,前往须巴神山。

在须巴神山,考古专家和媒体依然受到了老乡们热情地接待。西安考古研究院的研究员席琳站在须巴神山石刻前向大家讲述这批吐蕃时期石刻造像的特点。在石刻旁边半山腰处,有一座木屋,两个喇嘛正在里面念经,他们似乎并不知道屋子外正在发生什么,当记者希望能走进屋内，拍下屋内石壁上的石刻造像时,两位僧人先是有些茫然,随后默许了记者的举动,又再度开始念经。随后,几位记者和专家试图走进木屋一看究竟,却未能如愿。

走出屋子,记者找到两位考古方面的专家,想就这批石刻造像在佛教艺术史上的艺术价值及地位请他们说一说，其中一位专家正在英国爱丁堡大学攻读佛教绘画方面的博士学位,她告诉记者,自己主要研究后弘期的佛教绘画,对前弘期并未涉猎,不敢发言。记者找到吐蕃王朝时期与古格王国时期考古权威、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张建林老师,想请他谈一谈。张建林老师也说自己的专业不涉及此,不能随便发言。

当天,正当大家在帐篷里喝茶时,张建林老师带领的另一支考古队伍传来一个消息:有可能发现一处唐蕃时期的古墓，但尚须进一步考证。这个消息让记者们开始兴奋起来,大家开始询问四川省考古学院院长高大伦,这个消息是否可以刊发,高大伦告诉记者,在未经进一步确认之前,不能随意发布消息,这是考古界的规矩。

6月8日和9日,考古专家和记者分别去了俄须寺、观摩了照阿拉姆石刻和烟角村的石刻。在俄须寺,僧人们拿出了珍藏多年的唐卡和各种宗教方面的器物，但由于受专业限制,专家们除了拍照留念之外,均未对这些展品发表任何学术上的意见和看法。

在离开石渠的前一天，专家们在洛须镇附近找到了一些具有考古价值的石片,并将其封存带回准备做进一步研究。当晚,考古专家应邀在石渠县做了简短的报告,四川考古研究院院长高大伦表示,希望石渠人民继续保护好石刻,他相信今后前来参观的游客会越来越多,考古发现对石渠的经济发展会逐渐显现它的价值。

考古专家离开石渠的同一天,各路媒体也相聚离开石渠。当天,在互联网上,一条条关于石渠发现疑似唐蕃古墓的消息开始发布,石渠再度成为大家关注的对象。更让记者感到不甘的是,由于种种原因,记者未能继续深入采访当地老乡,对记者而言,老乡们对“考古”这件事究竟怎么看仍然是个迷。而在石渠,无论是有限接触的老乡和一些工作人员,他们谈到石刻时,免不了要谈种种神奇的事件和传说。

不久,记者也踏上回程,翻看笔记本,记者发现出发前准备好的几个多问题还未得到考古专家们的解答,不禁有些怅然,记者想起了那日在松格玛尼石经城遇见的一位牧区女子,她穿着精心打扮的藏装，戴着白色的口罩,四目向对,记者无法读懂她的眼神。

不知道这位女子和一众老乡们对上述事件是否知晓?他们又作何反应?回程的路上,记者一直在想这个问题。

记者在基层

责任编辑:杨丹叔 编辑:王朝书 图片总监:廖华云 组版: 阿江 本刊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新闻热线:0836-2835715 电子邮箱:wangcs555@163.com